



生活·认知·成长  
青春励志故事

品味卷

PINWEI JUAN

杨晓敏◎主编

# 科罗拉多的月光



地震出版社



生活·认知·成长  
青春励志故事

# 科罗拉多的月光

|| 品味卷 ||

杨晓敏◎主编



地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罗拉多的月光：品味卷 / 杨晓敏主编. —北京：地震出版社，2012. 3  
(生活·认知·成长青春励志故事)

ISBN 978-7-5028-4029-7

I. ①科… II. ①杨…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9795 号

地震版 XM2648

## 科罗拉多的月光——品味卷

主 编：杨晓敏

执行主编：马国兴 王彦艳

责任编辑：范静泊

责任校对：孔景宽 凌 樱

---

出版发行：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邮编：100081  
发行部：68423031 68467993 传真：88421706  
门市部：68467991 传真：68467991  
总编室：68462709 68721982 传真：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一版 201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10 × 1000 1/16

字数：207 千字

印张：15

书号：ISBN 978-7-5028-4029-7/I (4704)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科罗拉多的月光 | 目录  
contents

市井人物	冯骥才	1
变味儿	赵新	5
记忆力	申平	9
买刀	刘国芳	12
广陵散	陈永林	15
梔子花香	梁小萍	18
归去来辞	聂鑫森	21
老街汉子	刘建超	24
老人与葱	孙春平	28
哈酒	宗利华	30
土地之神	贾平凹	34

偷邮票	夏 阳	36
依米花	王 往	40
合 唱	相裕亭	42
处方·买邻居	老 马	45
小亲戚	巩高峰	49
无名草	覃 旭	53
两个老太太	巫国明	55
逃往开封	郑兢业	58
哎	半 文	61
科罗拉多的月光	田双伶	64
祖传古陶	侯发山	68
乞 帅	吴卫华	71
邂逅乔小乔	郭凯冰	75
回 家	梁 丰	78
美女如妖	苏 北	81
豪 赌	朱耀华	84
张总还乡	牧 毫	87
流 水	闵凡利	90
看 娘	王天瑞	93
米字幅	孙春平	96
献你一束花	冯骥才	100
村 姑	刘国芳	102
名鼓师	聂鑫森	105
谁是咱们的敌人	胥 琰	108

会说话的钞票	陈永林	111
花儿与少年	陈毓	114
伪造的情书	邹静之	117
泪流满面	崔立	119
一顶军帽	鲍宜龙	122
猫女子	申平	125
感化	鲁钊	128
子夜的士	王往	130
女人	申永霞	133
父亲的小说	丁捷	136
一颗香烟	赵新	138
沧桑	郑远	141
按摩师	韦名	143
澡堂春秋	辛泊平	145
上席宾客	相裕亭	147
开满阳光的下午	楸立	150
山村人物	刘建超	153
站着睡觉的马	利民	162
愤怒的原因	范芝果	165
兵儿在外	聂鹏	167
英雄形象	张峰	171
空巢	吴培利	173
行囊如纸	陈融	176
羊的样子	杨林静	179

今天的战争	张仁俊	孙家斌	182
小罗两口子		张先丰	185
小镇上海人		张伟怡	188
冬日的黄昏		伍忠余	190
“小巴掌”		王拉寿	194
同桌的你		顾德法	197
民工回家		曾颖	199
你一定是年老色衰了		郭正佩	202
田小小		阿成	205
修院子		刘成章	210
嘴唇有点麻		大唐	212
白脸的包公		庄学	215
茶圣		饶建中	218
河边的行者		郭昕	221
黑脸的秀才		庄学	224
将军被		刘建超	227

# 市井人物

○冯骥才

## 泥人张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

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

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子，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迎门桌子上的“撂高的”一瞅，赶紧吆喝着：“益照临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

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贩盐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仁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

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怵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怵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西瞧东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

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儿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台上的嘛样，他捏的嘛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儿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

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儿砍过去？

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瞅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小泥团往桌上“叭”地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

吃饭的人伸脖一瞧，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鼓眼，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核桃大小。

海张五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

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没有这样完的——

第二天，北门外估衣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来一排排海张五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边使墨笔写着：

贱卖海张五

估衣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儿乐。

三天后，海张五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五”这事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 张大力

张大力，原名叫张金璧，津门一员赳赳武夫，身强力蛮，力大没边，故称大力。津门的老爷们儿喜欢他，佩服他，夸他。但天津人有自己夸人的方法。张大力就有这么一件事，当时无人不晓，现在没人知道，因此写在下边——

侯家后一家卖石材的店铺，叫聚合成。大门口放一把死沉死沉的青石大锁，锁把儿也是石头的。锁上刻着一行字：

凡举起此锁者赏银百两

聚合成设这石锁，无非为了证明它的石料都是坚实耐用的好料。

可是，打石锁撂在这儿，没人举起过，甚至没人能叫它稍稍动一动，您说它有多重？好赛它跟地壳连着，除非把地面也举到头上！

一天，张大力来到侯家后，看见这把锁，也看见上边的字，便俯下身子，使手问一问，轻轻一撼，竟然摇动起来，而且赛摇一个竹篮子，这就招了许多人围上来看。只见他手握锁把儿，腰一挺劲，大石锁被他轻易地举到空中。胳膊笔直不弯，笑容满面，好赛举起一大把花儿！

众人叫好呼好喊好，张大力举着石锁，也不撂下来，直等着聚合成的伙计老板全出来，看清楚了，才将石锁放回原地。老板上来笑嘻嘻说：

“原来张老师来了，快请到里头坐坐，喝杯茶！”

张大力听了，正色说：“老板，您别跟我弄这套！您的石锁上写着嘛，谁举起它，赏银百两，您就快把钱拿来，我还忙着哪！”

谁料聚合成的老板并不理会张大力的话。待张大力说完，他不紧不慢地说道：“张老师，您只瞧见石锁上边的字了，可石锁底下还有一行字，您瞧见了么？”

张大力怔了。刚才只顾高兴，根本没瞧见锁下边还有字。不单他没瞧见，旁人也都没瞧见。张大力脑筋一转，心想别是老板唬他，不想给钱，以为他使过一次劲，二次再举不起来了。于是上去一把又将石锁高高举到头顶上，可抬眼一看，石锁下边还真有一行字，竟然写着：

**唯张大力举起来不算**

把这石锁上边和下边的字连起来，就是：

**凡举起此锁者赏银百两，唯张大力举起来不算！**

众人见了，都笑起来。原来人家早知道唯有他能举起这家伙。而这行字也是人家佩服自己，夸赞自己——张大力当然明白。他扔了石锁，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 变味儿

○赵 新

何记增是在那座陌生的城市认识郑记增的。何记增从冀西山区来，郑记增从豫中平原来。两个45岁的出门打工的汉子走到了同一个工地，又鬼使神差地住进了同一个工棚。初来乍到，何记增牢牢地记着媳妇儿“出门在外，多多忍耐；闲事少管，落个自在”的嘱咐，对谁都是不冷不热，不好不坏；该起就起，该睡就睡，该干活就老老实实在地干活。不知从哪天起，那个名字叫做郑记增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汉子个头不高，身体精壮，那颗光头又明又亮，能照花人的眼睛。何记增还注意到，这位小个头的郑记增的脸上时时刻刻挂着微笑，时时刻刻热情洋溢，时时刻刻都在忙活：他跑来跑去给工友们打洗脸水、洗脚水，帮助工友们打饭打菜，刷洗碗筷；他打扫工棚，整理内务，清扫院落；他还带着针线，不管谁的衣服破了，他拉住人家就给缝缝补补，那双粗糙坚硬的手很灵巧，竟能飞针走线，活儿干得跟女人一样漂亮！有了这么个人，工棚里就有了家的气息、家的温暖，就有了亲情友情、其乐融融的感觉了。

大家都很喜欢郑记增，经常抚摩着他的光头称呼他“灯泡”；何记增却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保持着心灵深处的冷漠。何记增想，都是出门打工的男人，都是风吹雨打累死累活，“灯泡”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真诚殷勤、这样友好热情呢？他一定有求于人，有求于我……

有了这种想法之后，何记增就特别关注郑记增的一言一行，留心他和

工友们表面上说些什么、背地里做些什么，等着有朝一日抓住他的“把柄”。然而等着等着，郑记增出事了。那天高高的脚手架上掉下来的一摞红砖，眼看就要砸在何记增的身上，站在旁边的郑记增迅猛地推开了站在他面前的何记增。他自己却受了重伤，被砸昏在那里！

何记增跑到医院，伏在郑记增的病床上，号啕大哭。

郑记增很吃力地说：何大哥，我没事，我这不是做过手术了么？

何记增呜呜咽咽地说：兄弟，你这是救了我一条命，救了我一个家！你要不猛地推那一把，挨砸的是我，我那时候恰恰没戴安全帽！

郑记增说：我这不是应该的么？咱能走到一起，这是缘分；你叫何记增，我叫郑记增，这是缘分！缘分加缘分，咱就是亲弟兄了。亲弟兄还分什么你和我呢？

何记增要给郑记增留些医药费，郑记增不要；何记增要给郑记增买些营养品，郑记增不让；何记增要求留在医院伺候郑记增几天，郑记增不留。何记增跪在地上说：兄弟，这不要那不让，你这不是难为我么？你叫我怎么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郑记增说：大哥，你这不是难为我么？你不要小看了我，兄弟嘛，就该这样。

话说到这里，何记增从心里感到自己错了。从前错了，现在也错了！

郑记增从医院回到工地以后，一如既往地热情洋溢，满脸微笑；一如既往地跑前跑后，为工友们忙忙活活；一如既往地整理内务，清扫院落；一如既往地缝缝补补，干出一手很漂亮的针线活。而何记增却在暗暗落泪：他从工友们的嘴里知道了底细，郑记增的女人已经在 18 年前因病去世。现在家里有 3 口人，一位是年逾古稀白发苍苍的母亲，一位是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女儿。

何记增想，郑记增啊郑记增，风风雨雨 18 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呢？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让人敬佩！

那天晚饭之后，何记增特地把郑记增约了出来，坐在一个远离工地的小公园里。

何记增开门见山地说：大哥，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我的表妹，在我老家种地，38岁，带着一个10岁的男孩儿。

郑记增感到十分突然：兄弟，你让我想想，你让我有个思想准备……

何记增说：你不用想，你不用准备，我说行就行！我这个表妹善良贤惠，泼辣能干。和你成为夫妻，是她的福气，也是你的福气，再般配不过！大哥，你还不相信我吗？

郑记增说：兄弟，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咱们两个一个河南一个河北……

何记增说：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还感谢我？我要是女人，早嫁给你啦！

郑记增要请何记增吃顿饭，何记增不去；郑记增要给何记增买两条香烟，何记增不让。何记增说：大哥，你不要小看了我，兄弟嘛，就该这样。我马上安排你们见面，让你看看我这个表妹到底可以不可以。

半年之后，郑记增高高兴兴回家成亲去了，何记增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去了。媳妇问何记增：你给那个姓郑的办这么大的事，他给了咱多少钱？他救了你一条命，咱给了他一个家，他也没有表示表示？

何记增打个愣怔：哦？

媳妇儿说：他用一个换了咱们两个，他便宜占大了！

何记增疑惑了：媳妇儿，这账能这样算么？

媳妇儿说：咋不能这样算？他们要再生个娃儿，不就换了咱们3个？要生对双胞胎，不就换了咱们4个？

这个年何记增没有过好，老是抽烟，老是睡不着觉，老是考虑那“3个”“4个”的问题。有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和媳妇儿说：你给我准备准备，明天我到河南去一趟，看看郑记增去！

媳妇儿笑了：你去跟他要钱？你不用张嘴要，就说咱们家要盖新房，看他怎么着！

何记增说：我告诉你，我是想他，我是非常想他！这盘菜是哪天做的？怎么酸了，变味儿了？

# 记忆力

○申 平

这帮老人家都已年过六旬了，这日却突发奇想，要搞小学毕业 50 周年同学会。

50 年，整整半个世纪。岁月的风霜早已染白了他们的头发，揉皱了他们的面庞，如今他们再见面，彼此还能认得出来吗？他们是否把珍贵的少年时期的友谊埋藏心底？

于是就打电话、发通知，足足折腾了半个月，还真的把人给弄齐了。全班除 4 人提前去了另一个世界聚会以外，其余 41 人都答应一定来。

聚会选在一家酒店的一楼，门口挂了标语和彩球，显得非常隆重。来得最早的当然是几个发起者。他们发现，这家酒店的服务真不错：门外有侍应生开门；一进大厅，服务员就把热毛巾递了过来；还有一个提着篮子的小老头儿，给每个人都发一包纸巾。显然，这是为他们流泪准备的。发起者连连赞叹：好，真是想得太周到了。

同学们陆续来到。每一个人的到来，都会引发一阵激动。大家先是静静审视来人，然后突然有个人叫出了他的名字，于是就是一阵欢呼，就是一阵热烈拥抱。也有一些人实在认不出来了，但当他自己一报家门，大家立刻恍然大悟。这种激动就更热烈，因为其中还包含着惊喜。

想想吧，50 年一聚，容易吗？人生会有第二个 50 年吗？昔日的少年，今天的老人，你拉着我的手，我搂着你的腰，说啊、笑啊、哭啊……那场

面真的是太感人了。

那位小老头儿发给大家的纸巾真的派上了用场，而且有人发现，这个小老头儿竟然也被他们感动得热泪纵横。他也频频用篮子里的纸巾擦自己的眼睛。

激动过后，发起者开始清点人数，发现已经来了40人，就差一个人没有来。大家都在询问：他是谁呢？

那个提着篮子的小老头儿此时突然放下了篮子，走上前来说：是我啊，你们谁都没有把我认出来啊！

“刷”地一下，众人齐齐把惊讶的目光向他射去：你？你是谁啊，有没有搞错啊？

小老头儿在40双眼睛的审视下有点发窘，他急忙挺了挺腰，大声地说：我是陈大福啊，你们再看看、再想想。

发起者赶紧去查名单，果然有陈大福这个名字，可是……40双眼睛又从头到脚把他审视了半天，有个发起者忍不住说：你不是酒店……干这个的吗？他指了指老头儿的篮子。接着他又说：你别开玩笑，我们可是同学聚会……

小老头儿就显得有点着急：我知道是同学聚会，这种事情谁会冒充啊。我明明就是陈大福嘛，你们睁大眼睛好好认认嘛！小老头儿随后又有点委屈地嘟哝道：这纸巾是我自己给大家买的——酒店还管你这个！

于是40双眼睛再次聚焦，恨不能看穿了他的骨头，可结果还是失望地摇头。小老头儿这回可真有点急了，他说：你们的记忆力……怎么这么糟呢？你们仔细回忆一下，那时咱班每天是谁最早来搞卫生的？你们再想想，学校开运动会，是谁给你们看衣服，是谁给你们打开水？班里组织劳动，又是谁干得最卖力气……

众人仍然半信半疑。突然，一个女同学尖叫了起来：哎呀，我想起来了，他的确是陈大福，他是我们的同学啊！